

【禪者智隍，初參五祖，自謂已得正受，菴居長坐，積二十年。師弟子玄策，游方至河朔，聞隍之名，造菴問云：汝在此作什麼？隍云：入定。策云：汝云入定，為有心入耶？無心入耶？若無心入者，一切無情草木瓦石應合得定；若有心入者，一切有情含識之流亦應得定。隍曰：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策云：不見有有無之心，即是常定，何有出入？若有出入，即非大定。】

智隍禪師最初也是在黃梅五祖處參學，他非常用功，自己以為已經得到禪定，「正受」就是禪定。於是，他就在一個處所結小茅蓬靜修，修定。不知不覺就修了二十年。六祖大師弟子玄策，遊方訪道到黃河北岸河朔一帶，聽到智隍禪師的大名，就到他的茅蓬拜訪，問他：「禪師，你在此地做什麼？」智隍禪師說：「我在這裡入定。」玄策說：「你說入定，是有心入？還是無心入？要是無心能入定，一切無情的草木瓦石都應得定；要是說有心入定，一切有情含識眾生，包括一切動物，也應該得定。你到底是有心還是無心？」智隍禪師說：「我正入定時，不見有有無之心。」這是說明他定中的境界。他在入定的時候，既非有心，亦非無心。玄策說：「不見有有無之心，這是常定、是大定，哪裡還有什麼出入？如果這個定有出有入，就不是大定。」入的時候有定的境界，出了定，心又散亂了，所以這個定不是大定。「大定」，是我們通常講的「楞嚴大定」。

這一段話我們應當要留意。為什麼？在現今，許多大專同學們都喜歡禪宗的修學，如果對於禪宗根本的理論與方法不能透徹了解，免不了要誤入歧途。智隍禪師在五祖會下住過那麼多年，都發生

了誤會，何況我們現在沒有明師指點，修學禪定當然是非常困難，障礙也多。

【隍無對，良久，問曰：師嗣誰耶？策云：我師曹溪六祖。隍云：六祖以何為禪定？策云：我師所說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。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；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。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；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。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。】

玄策這麼一問，智隍禪師無詞可對。隔了很久，他說：「禪師，你的老師是誰？」玄策說：「我的老師是曹溪六祖。」智隍說：「六祖以何為禪定？」玄策說：「我的老師所講，妙湛圓寂，體用如如。」妙湛，如《楞嚴經》說的「妙湛總持不動尊」，「妙湛」二字是形容法身。法身無相，湛然常寂，無作無為，遍一切處，不生不滅，所以才能體用如如，能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就相上來說，「五陰本空，六塵非有」。這是教我們了解，體是真實的，相是虛妄的，真如理體不礙虛妄的相用。如果我們真正體會到五陰本空，人我執自然打破，煩惱障可以斷除；了解六塵非有，法我執可破，所知障可以除掉。「不出不入，不定不亂」。真心理體本來沒有出，哪有什麼入？入出是相對而說，有出才有入，有入才有出；有定才有亂，亂了才有定。如果是真如本性，出入、定亂都加不上，這叫常定，這叫大定。

「禪性無住，離住禪寂」。禪的性，本來就沒有所謂「止住」，因此，不可以有住於禪寂這個念頭，有住於禪寂這個念頭就錯了。「禪性無生，離生禪想」。真正的禪，禪就是我們的真心理體，如六祖所說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。你若有一個禪的寂靜，有這麼一個享受、感受，你心裡有一物，有禪寂；若你心裡有「我現在已經得禪定，我已經在定中境界」，這也是錯誤的。為什麼？真心不生不滅。因此，你生了一個「禪」的念頭，這個念頭是妄念

；你享受到禪的清淨寂滅，這個清淨寂滅是虛妄的，不是真實的，都是真如本性裡面的染污。「心如虛空，亦無虛空之量」。心要空，要寂靜，這一點非常重要。「亦無虛空之量」，虛空之量是心包太虛、量周沙界，心中不可以有虛空這樣的度量。

【隍聞是說，徑來謁師。師問云：仁者何來？隍具述前緣。師云：誠如所言。汝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，應用無礙，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也。隍於是大悟，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形響。其夜，河北士庶聞空中有聲云：隍禪師今日得道！隍後禮辭，復歸河北，開化四眾。】

智隍禪師聽這麼一說，就趕緊到曹溪來參訪六祖。六祖問：「你從哪裡來的？」智隍禪師把前面的因緣說了一遍。祖師說：「誠如你所說。你只要心像虛空一樣，乾乾淨淨，一塵不染，也不可以執著有虛空的見解，不可以有靜的念頭，自然應用無礙。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這個時候，有什麼不定？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都在定中。」這幾句話是中國南傳頓教的禪定，這個定叫性定，即自性本定，不是修證得來的。於是，智隍禪師於六祖言下大悟，二十年來所得的，都沒有影響；換句話說，從前二十年所修都是走的錯路，遇到六祖這一番開示，這才改邪歸正，入了正道。這一天，也有感應事蹟出現：在河北他從前的居住地，地方人士當夜聽到空中有聲音說：「隍禪師今天得道。」智隍禪師悟了之後，禮謝六祖，回到河北教化眾生。

【一僧問師云：黃梅意旨，甚麼人得？師云：會佛法人得。僧云：和尚還得否？師云：我不得。僧云：和尚為什麼不得？師云：我不會佛法。】

這一問一答，全是禪機。諸位一定要記住，佛法是破執著的。這位出家人有執著，而六祖答覆他的話全是破除他的執著。正如大

夫對待病人一樣，他看病人有什麼樣的病，就給他用什麼樣的藥，所以藥到病除。目的是指點他開悟，而不是答覆他的問題。我們在此地看，好像六祖是所問非所答，懂得禪宗的義趣才知道祖師真正是大慈大悲。

大家都知道，六祖惠能大師是黃梅的傳人，為何他還說不得、還說不會佛法？這正是去我們的執著，有執著就錯了。六祖在黃梅得的什麼？得的就是沒有執著。這也正能看出，黃梅弟子三千多人，人人都沒有把執著打破。所以，祖師傳衣鉢只傳惠能一個人，正因為他沒有執著。

【師一日欲濯所授之衣，而無美泉，因至寺後五里許，見山林鬱茂，瑞氣盤旋，師振錫卓地，泉應手而出，積以為池，乃跪膝浣衣石上。忽有一僧來禮拜，云：方辯是西蜀人，昨於南天竺國見達摩大師，囑方辯：速往唐土！吾傳大迦葉正法眼藏及僧伽梨，見傳六代，於韶州曹溪，汝去瞻禮。方辯遠來，願見我師傳來衣鉢。】

有一天，六祖大師想洗一件衣服。這是什麼衣？就是佛的袈裟，祖祖相傳，傳在他手上保管的如來衣鉢。放久了免不了染有灰塵，於是想將它洗一洗。可惜沒有好的泉水，於是他就到寺後約五里遠的地方，那裡的風景很美，六祖以錫杖卓地，地面湧出一股泉水，漸漸積成一個小池，這個池是曹溪的古蹟，直到今日還存在，六祖就在這裡洗濯佛的袈裟。當他洗衣服時，忽然來了一位出家人，在旁向他禮拜，自稱名叫方辯，是四川人。方辯說：「我昨天在南天竺國（南印度）遇見達摩大師。」達摩是中國禪宗第一代祖師。達摩祖師囑咐方辯：「你趕快到大唐國，我傳的大迦葉正法眼藏」，這是指禪宗法門；「及僧伽梨」，僧伽梨是印度話，中文是「大衣」，就是佛教的大禮服。大禮服條數共有二十五條，每一條由四長一短拼湊而成。如來的袈裟，一代一代相傳，傳在六祖手上。「

現在中國已經傳到第六代，你到韶州曹溪去瞻禮，到那裡看看佛的袈裟。」方辯遠道而來，目的就是希望見佛的袈裟，即佛的衣鉢。在此我們可以想到，方辯是個非常人，因為當時交通不方便，昨天在南印度，今天就到中國廣東北部的曹溪這個道場，如果沒有神通，是辦不到的事情。

【師乃出示，次問：上人攻何事業？方辯曰：善塑。師正色曰：汝試塑看。方辯罔措。數日塑就真相，可高七寸，曲盡其妙。呈似師。師笑曰：汝只解塑性，不解佛性。】

六祖聽了這話之後，就將衣鉢展示給他看，然後問他：「上人，你平常從事什麼事業？」方辯說：「我很會塑造佛像。」六祖正色對他說：「我這個樣子你試塑一個看一看。」方辯聽了之後，手足無所措。隔了幾天，他真的替六祖塑一尊七寸高的像，「曲盡其妙」，塑得非常像。他將這尊像送給六祖大師，六祖大師看了之後就笑起來，說：「你只了解塑性，不了解佛性。」六祖當時正色說「汝試塑看」，是講的法身真性，沒有形相怎麼塑得出來？方辯錯會是色相，所以真的塑個像來。

【師舒手摩方辯頂曰：永為人天福田。】

六祖見到這個情形，也很歡喜，就摸著方辯師的頭頂，告訴他說：「你可以永為人天福田。」這句也是獎勵他的話，因為造像是為一切眾生做無上福田。見到佛像有兩層意思：第一個是淺的意思，是教我們見賢思齊，見到佛，我們要想取得與佛一樣，佛是我們的老師，也有報本反始的意思。更重要的，佛者覺也，見到佛要提起我們的覺心，也就是真如本性；見到經典，經典所講的是正法，我們的心地要正大光明；見到出家人，我們就要發心六根清淨，一塵不染。所以，佛門的塑像具足無量的功德，有很大的啟示作用。

【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：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

起，菩提日日長。師聞之，曰：此偈未明心地，若依而行之，是加繫縛。因示一偈曰：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】

有一位出家人，舉臥輪禪師的偈頌：「臥輪有伎倆，能斷百思想，對境心不起，菩提日日長。」六祖說：「這首偈沒有明心見性，如果依照這首偈去修，不但不能見性，可能還有麻煩，會增長無明。」於是他將偈頌修改一下，又作一首偈，說：「惠能沒伎倆，不斷百思想，對境心數起，菩提作麼長。」這首偈頌是專門對治臥輪偈頌毛病而作，如果沒有臥輪禪師這首偈，能大師這首偈就不必要了。有臥輪的偈頌，再看能大師的偈頌，這兩首偈一合，這是教你「即相離相」，這就入了正法，具足無量功德。